

重訂四書說叢

市訂四書說義卷之二

四校本

虎林沈定正無回刊

奇不其應也。中守以自序。次大德。下外。鈔。既。章。柱。其。亦。次。卷。而。姓。氏。
凡。三。十。八。文。在。於。公。為。多。次。引。用。者。自。次。凡。例。以。別。有。畏。天。之。威。于。的。保。之。一。印。
為。為。有。德。誠。本。流。印。中。華。書。局。

西書說業序

經義之有解自漢詁訪也莫盛於宋
莫厯雜於今日漢人止通字義不立
文詞學者遊詠其中淺深皆可以自
得宋儒懲漢簡略銳意發明諸如陰
陽理氣心性精淡之譚皆畫有定說

如守三尺其功固大然高明淵湛之士上質千古下問寸心覺可以如是而不必盡如是於是各以其聰明出入其間異同斯起當時如青田永康已有諍論然皆實有所見不似今日蠅襲蛙沸剽釋老之唾餘拾從橫之

刺語自謂不詭於洙泗其視傳註一
似言之無禁殺之無罪者嘻之甚矣
故漢失之疎宋失之任今日失之狂
管人謂秦人焚經經存漢人解經經
絕以之罪漢則過政可定今人之案
耳夫解經如爲故人寫照然音容色

澤久已綿邈求其彷彿唯是平吾氣
虛吾心思其笑語居處靈山一會儼
然未散庶幾可得什五若先以勝氣
我心逆駕其上卽面承緒論猶未必
領況千載之下乎愚爲此懼不敢陋
漢之略亦不敢是宋之拘第不敢倣

今人之無忌憚隨所繙閱手自箋記
目費十年編更五易以一目之羅不
可以得鳥故多張而廣伺之究以收
一目之用此輯說叢意也或曰四籍
之旨將無同乎曰不同宣尼之言如
水在盂方圓大小宛轉隨人而常處

於有餘故其言可以療饑可以已疾
 而卒莫知其所起止賢者則不然各
 以質之所近詣之所到務顯白其宗
 旨以示人如大學經世功攝於格物
 中庸闡道奧極於知微七篇揀世而
 作指標於性善卽同歸要渺讀其書

想其人猶有可得而見焉故先儒曰
顏子歿而聖學亡愚僭續之曰曾子
唯而宗門啟寧獨分量知時論世其
亦有微幾乎或又曰子言似矣古今
大儒皆以我窮經如主敬主靜致良
知體認天理之類究竟不出其宗據

子之說將不慮爲經轉乎曰論學解
經理同而事微不同者也論學必歸
一不歸一不可以盡精微解經必閱
覽不閱覽不可以致廣大及其成未
有不同者也故曰一致百慮殊途同
歸昔有交譏者彼云有錢無貫此亦

云有貫無錢是役也積錢以待貫不願人之空談貫而不名一錢也不然與楊子之肆白氏之襍何異愚之臯實甚矣

萬曆乙卯晉春望日虎林後學沈守正識

重訂四書說義引

吾郡沈存田先生靈樞夙成自
其少年時落筆為文直逼聖
賢實際一時名宿為之避席咸
以為震澤後生天畀至遇以嘉
來學凡數上公車不獲南宮口

一選迺與其徒講習於靈鷲山
中躬身問難積而成帙題以說
業行之於世長安紙價昂為增
費矣余生平不習講本妄謂唾
突語脉自在微際直須以自己
心靈會千古情事那得尋行

逐句以老生俗儒之譚自銅靈
明故凡今學士家所奉為符以錄
師傳其弟父授其子不敢稍渝
及寸者余一切置之不問獨於
先生是集不能不心折乎蓋
是集也略章句而存神理破

帖括品標微義奈屬索之不得
者先生悉傾儲出之因手自批
閱置之几上時性拙繹一日金
瓶友人張克生過余堂中見而
異之携之以去會此友物逝余
不忍性素喜圖畫質而秦產

一炬忽爾漫天曩時原刻已化
作冷灰烟霧矣余悼羨良久如
先師傳今春積雨初霽齋居
寥寂因過吳山訪吾友在先松
青霞深處特同口祀茗正放
空山歷落四壁皆碧石余兩人跌

唯花下縱譚今古興味耐遠因
歎適奉百喙爭鳴孔孟先席
小儒名後競相效慕安得說叢
一書喚醒醉夢巨先謂余曰子
所見者初刻耳抑知吾師出
下續筆在吾先者吾黨藏

之久矣余感吾言歸而請之英
多氏英多出示余一披覽有漸
言神者蓋其族原神所未發也後
見余所未見覽向日悼嗟刺
骨下道襟合梓以公於世嗟乎
靈心不教文士代起此集後生

不知更作津梁幾許矣先生
嘉惠本學之惠庶不沒乎矣
多為先生長子吾初推為之
盟臣先生先生之高府也嘗序
牙廣騷以行世者是書之成功
寔茂乎而襄乎事者則有

家无白氏

天加丁卯季秋望後二日錢唐

章炫於書於楓葉林

叅閱姓氏

沈尤含

英多

杭州

沈美含

吉人

杭州

凌元徵

巨先

仁和

王克家

元建

杭州

沈澹思

子羽

仁和

王至言

昭文

永嘉

吳思穆

靜腑

錢塘

李文瑜

不瑕

杭州

張遂辰

卿子

錢塘

蔡園姓氏

陳幼學

以時

錢塘

吳太冲

默置

錢塘

高鼎燔

晦如

仁和

陳燁然

樸先

仁和

于之英

梅生

杭州

鍾人傑

瑞先

錢塘

沈泳思

漢可

烏程

王素臣

孔卿

仁和

陳斗垣

乾生

仁和

章斐然

華甫

錢塘

徐仁毓

九生

仁和

鍾穎枝

佩禹

桐鄉

徐仁中

醞生

仁和

錢敬臣

文止

仁和

謝王隣

翼台

杭州

葛應齋

修之

仁和

鄭祖達

兼之

仁和

鄧章漢

七襄

杭州

崔雲人

道遠

杭州

孟胤謙

六吉

仁和

周·官

唯人

錢塘

潘之洪

爾瞻

錢塘

蕭漢臣

明宰

錢塘

魯所瞻

東侯

錢塘

王起龍

九子

九子

章如韓

杭州

四書說叢目錄

論語註疏

學庸註疏

孟子註疏

五經註疏

老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韓昌黎集

柳柳州集

歐陽文忠公集

性理

正蒙

蘇文忠公集

已下二種
或稱東

論語解

藥城集

已下二種
或稱穎濱

論語拾遺

王臨川集

雞跖集

淮海集

黃山谷集

二程全書

橫渠理窟

上蔡語錄

五峯遺文

南軒語錄

象山語錄

慈湖訓語

易解

朱子全集

已下四種
或稱晦庵

語類

近思錄

或問

延平問答

李旴江集

龜山語錄

黃氏日抄

孫奕示兒編

真西山集

木鐘集

或稱東
游室

橫浦集

已下四種或
稱張子韶

論語頌

心傳錄

格言

草廬輯粹

大學衍義

大學衍義補

羅泌路史

遜志齋集

薛文清公要語

讀書錄

王陽明文錄

傳習錄

居業錄

崔后渠洄詞

士翼

菴文類稿

白沙文編

念庵文集

王心齋語錄

莊渠遺書

困知記

或稱羅
整庵

唐荆川文集

稗編

王龍溪文集

東越證學錄

識仁編

新泉問辨錄

致知議略

洞學啟蒙

師友談紀

水西咨啟

宛陵切琢

東游會紀

南游會紀

金臺商訂

白鹿會語

華陽會語

萬松會語

竹堂會語

松原會語

雲門會語

印古心語

郎川漫語

明農漫語

旅次漫語

一菴語錄

幽居答述

景行館論

經子訂疑

學窺班

桐岡教言

耿子切偲編

胡子衡齊

就正臆說

尚友軒臆言

四書大全

四書通義

石渠意見

意見拾遺

甘泉訓測

甘泉講章

甘泉大學難語

許敬菴四書述

侯子雜言

或稱
二谷

郝子知言

莊渠大學指歸

道林子大學義

中庸輯略

中庸原

中庸詮解

中庸釋義

中庸管窺

中庸疏意

明儒經翼

蒙引

存疑

簡端錄

目錄

胸岡四書說

四書忠告

四書心攷

四書近語

王氏日抄

學殖解

中有錄

薛畏齋口義

中玄問辨錄

近溪子集

或稱
貯江
目錄

李見羅集

李九我口義

洪覺山語錄

初問

原旨

迦旨

耿子繹論語

袁子論語註疏

四書講錄

海蠡編

或稱袁
七澤

正學編

解醒編 或稱蘇紫溪

質言 或稱牛秦字

疑問 已可三種或稱姚承菴

疑問補

四書古字義

名公答問

四書理解

知新日錄

折衷

紹聞編

翼疏

刪正

或稱
了凡

談經苑

學庸大意

或稱董
日錄

來矣鮮說

夏雲渠說

鄧文潔佚稿

或稱
定字

楊貞復語錄

李氏藏書

已下四種
或稱卓

焚書

道古錄

九正易因

焦氏筆乘

已下三種
或稱滂園

續筆乘

類林

小心齋劄記

或稱顧
涇陽

弇州劄記

論語義府

已下二種或
稱王宇泰

筆塵

黃貞父說

陶菴語錄

或稱歸季思

胡休復讀書錄

張侗初讀書印

周季侯論語商

李宗謙說

譚輅

或稱張伯起

吳因之說

淮海近語

楊升菴全集

已下四種或稱川修

丹鉛總錄

續錄

談苑醍醐

李漸菴文集

空同牙

古言

今言

函史

祝子小言

酬諮錄

已下廿二種或稱
管東溟或稱登之

酬諮續錄

七九問辯牘

續問辯牘

續原教論評

師門求正牘

從先維俗議

惕若齋集

惕若齋續集

惕若齋閏集

病榻心宗

析理編

大學測義

大學訂釋

石經大學

石經附錄

中庸訂釋

論語訂釋

孟義訂釋

論學三劄

噴嚏餘音

四書
覺迷蠡測

俞霑四子會解

盧未人

顧朗仲

王逸季

顧伯欽

顧仲恭

錢受之

楊兆開

尋孔

傳燈錄

僧寶傳

宗鏡錄

弘明集

廣弘明集

法苑珠林

大慧語錄

叅同契

雲笈七籤

已上多不能悉記錄其槩而已勿病其疎略

記刻四書說業引

先生是書成於乙卯越一年公車歸先生復有叅補益多取之論語商讀書印愈益名確自喜唯孟未就而先生遽賦玉樓每撫遺編淒然欲涕長公英多出先生手澤讎閱魚魯則余叔若倩不佞如錦

四書說業凡例

凡六則

一書取名業以蒼萃爲義或夫冗襍開卷便不能了然故采摭羣言一以章句爲次第世代後先所不暇論或載全文或篇取數行或行取數句理並酌意意並酌辭繁者簡之滯者通之義在發明無辭筆削

一採錄如性理大全等書及久近名賢著述皆人所常目亦有裨官野史小說卮餘本非解經義堪願解者亦并錄之他如良友聚譚方外送難人雖生存唾金屑玉何忍輕棄其間或標書名

或稱姓字原無定例其無題識者則謏陋之益
側也

一新說入人如鄭亂雅加以霸儒操戈狂禪據席
河南建陽幾至剝膚然聰明代起生生不窮亦
有不可以人廢者今擇其醇正可佐傳註并歸
本條或義可並存則於章末更端標一說二字
以別之亦有古本訛僻久入膏肓鋤而去之人
將不服今亦隨錄但以鄙見箋解數語以明不
安敢云折角聊借質疑有教我者所謂不有益
於彼卽有益於我也

一知時論世方謂讀書聖賢之言豈規規訓詁所
可盡所見羣書中多有廣述異同疏觀今古雖
稍遠佔俾實擴胸懷今並載之大義則冠之卷
前章義則列之篇尾亦猶史家之有叙斷云爾
一制度人物須自成一書加以辨駁庶幾足觀是
書義專釋經力不暇及間疏一二以便初學博
雅者勿嗤其陋

一鄙質頑鈍遮眼便忘聊自箋記非敢示人年來
問奇轉相傳寫恐字訛句落罪戾益深勉強就
木實非本懷它日或待教高明幸窺堂堂自當

改定以贖今愆有愛我者亦無恡焉

乙卯仲春一日沈守正識

重訂四書說業卷一

虎林沈守正無回輯 後學

章炫然若倩
章如錦無文
訂

大學大意

董日鑄云。大學以明德爲宗。新民舉而措之。究竟起
來說。箇舉而措之。還有等待。想聖人已立立人。已達
達人。是何等學問。總在春風沂水。三三兩兩。便是唐
虞作用。終不道夫子欠了新民的債。試看十傳那一
傳。不是說明明德。直到天下平也。只是先慎乎德。看
大學莫被三綱領八條目誤了。諸項只是個功課簿。

陸子靜云。自古聖人只做一件事。士翼云。大學之爲文。乃一篇與洪範同體。先撮總而後分目。要之皆明德而已。大學只一明明德。今五尺童子能言之。若其實實下手處。諸儒紛紛不同。畧舉數端。朱子曰。敬。陽明曰。致良知。李見羅曰。修身爲本。許敬菴曰。知止。管東溟曰。格物。此皆就其資力之所近而言之。猶之宗風指月。非真月也。就中斟酌。覺管說近實。其言曰。大學關鍵全屬致知。在格物一句。意心身家。天下孰非物乎。誠正修齊治平。孰非格乎。意本來自誠。而今誠之心。本來自正。而今正之。便是格物意。與心。

各還其本來之初。便是物格以下修齊治平皆然。又曰。意未誠。心未正之先。非格致無由入。小學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是已。國既治。天下既平之後。格致亦有不。容廢者。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是已。其與涂鏡源辨知止格物書云。尊旨以止與修合。直底至善爲第一層學問。格物以求致其知。屬第二層學問。愚玩格致二意甚活。物有先天之物。有後天之物。知有不思而得之知。有思而後得之知。謂誠意不離後天之思。而後得可也。謂正心不透先天之不思而得可乎。然則知止與格物之義俱通。未發已發之中和而一。

貫之旨瞭然矣。○愚按如此說則物無精麤功無上下。下學即可措手上達亦無疑足。卽朱王二兩先生紛然評論不必披髮纓冠而自解矣。余所以服膺管先生也。○讀大學與中庸不同。中庸闢道之微言而大學經世之實用也。故始於格物而終於天下平。由麤以及精。自內以及外。雖其本未嘗不本於先天。其極未嘗不通於天載。而立言之旨不重焉。其要使下學率而循之。啓入聖之門。上達舉而厝之。成開物成務之功用耳矣。何以明之。致知格物。大學之精義也。試精求之。已發之知可致也。未發之知可致乎。所謂

窮神知化。過此未之或知者。亦非致之所得至也。有物之物可格也。無物之物可格乎。所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者。亦非格之所得用也。聖賢非留此向上一着。不以示人。而經世之學至此已盡。所謂可使由之。不使知之者也。朱子深體作者之意。故解止至善。則曰事理當然之則。而今人必曰無聲無臭。解格物。則曰窮致事物之理。而今人詆曰本來無一物。托精微以濫之。復引圓頓以混之。非獨不明孔門之真脉。抑且不達宋儒之苦心。讀者不可不知也。

大學章

通章只是一個明明德親民明德中事也。止至善滿此明德之量也。知止知此明德也。能得此明德也。齊治平明明德於家國天下也。格致誠正修明明德於己也。精言之爲明明德。約言之爲修身。故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而修身之下手處。則從格物爲長。

大學述云。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端曲學之流說。謂之大學。天德王道。體用兼該。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臯陶稷契伊傅周召之爲臣。孔子之爲師。顏曾思孟之爲傳習。皆此學也。許白雲云。三句固是大學之綱。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爲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

爲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舉而言。新民亦是明德中事。疑問云。雖提說三在字。其實只一事。明明德耳矣。明明德須新民。乃完全。須止至善。乃極妙。辟如對人說。須自成立。須致君澤民。須做盡底頭好處。語雖諄復。總之教以自成立而已。觀下文欲明明德於天下語可見。中玄云。問註中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何如。曰。大學只是明德而已。新民亦是明德中事。旣曰明德。能不新民乎。未能新民。可謂明德乎。若曰皆欲止於至善。則明德固要止於至善。新民亦要止於至善。是二之也。且至善之所由止者。

知止定靜安慮而得。此皆自明德言。乃心學在己。無與於人者。而新民固在其中也。若分而爲二。則明德之知止定靜安慮得不待言矣。不知新民之知止定靜安慮得者當是如何。又云。說明明德完了。如何又說新民。此正對着佛老家下藥。言新民卽在明德。亦是對着管商家下藥。說明德必是直見本體。豈是半上半下。何以又說止至善。此亦是爲半途而廢的人下藥。袁七澤云。明德考亭訓虛靈不昧甚妙。卽陽明所拈良知是矣。德卽是明。不可以明更求於明。擬欲明他。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

何以曰明明德也。不過欲人直下識取云耳。故後面釋曰：皆自明也。第玩自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非假一毫功力也。朱子云：明德如一把火，將去照物，則無不燭，便是明德。若漸隱微，便暗了。吹得這火着，便是明其明德。疑問云：只復却靈明之本體，便是明，不曾於明德上加分毫。來矣！鮮以朱子解明德爲虛靈不昧，全解在心上去了。未見之施行，何以明明德於天下。故欲以敬止之仁，敬孝慈信，治國之孝弟慈，平天下之長老孤實之。故曰：就虛靈上說，一本大學都說空疎了，更無下手處。就五倫上說，一本

大學徹頭徹尾。不知朱子不徒曰虛靈不昧。而又曰以具衆理而應萬事。五倫豈在事理外乎。單言五倫則其理不精。故必遡之虛靈不昧之初耳。猶之解格物曰窮致事物之理。朱子豈不知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非兩物哉。但單指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爲物。則物之量未盡。而格之功有歇手。故必至於事物之理而始當耳。蓋明德言其體。故必括其精。格物言其功。故必極其委。年來殊覺朱子之周匝。而讀者未能融通。非止一端也。朱子云。明德新民非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

是明德過其則便有割股之事。須當協於當然之則。方是止至善。管東溟云、止至善與中庸之得一善義通。至善德體也。善有二義。有以善對惡而稱善者。此有對之善也。從淑慝而分也。是曰萬善。有以過不及對中而稱至善者。此無對之善也。從性善而來也。是曰一善。性善原於太極。而淑慝分於陰陽。陰陽有對而太極無對。其體非玄非虛。乃此心之恰得其中處耳。疑問云、至善不是於分外加增要好之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心體中。原有天理精微之極。在止之云者。知至至之。適復却本體之故耳。故究論之。只

一明明德便完了。疑問云。知止節是徹上徹下語。

然此間只點醒世人。令從此入門耳。定靜安慮不是

坐空室中。不。懂。不。擾。怡。然。默。然。之。謂。大。人。明。德。新。民。

身。心。性。情。家。國。天。下。那。一。件。不。經。營。料。理。唯。不。知。止。

便惑於他岐。而胥失其當。一知止則於身心性情家

國天下。日有酬酢應感。總之無他向。無妄動。無作輟。

無嘗試漫爲。事事皆得其止。此知止能得之說也。若

只坐空室中。便是禪家虛寂之談。要分曉。又云。知

止是頭腦。能得是究竟。定靜失意是一時事。無工夫。

經文云。是從中細點出妙處耳。諸相因處。如九

之走坂。水之下瀨。謂之無漸次。却不能脚下便到。謂之有漸次。却又不到不住手。初問云。此心原無不定。定對私意說。辟如水中之月。定靜而安。水安而月圓也。安而慮。水月之金光百道也。定靜安慮。卽在知止內。不曾在知止上加一些子。夏雲渠云。可以言定。斯可以言靜。可以言靜。斯可以言安。此須意會。討不得個大分別。明道云。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個定來助知止也。初問云。知止之知。卽知致矣。非淺淺聞見之知。是入水而知水之寒。入火而知火之熱。乃超然覺悟。真見道體。非語言文字間。

也。定說志有定向，亦似淺定。乃程子靜亦定，動亦定之定。定則自然而靜，而安而慮而得矣。居業錄云：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爲金革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人心之不靜，以思慮多也。何以收功在慮。曰：憧憧之慮，不可有，何思何慮之慮，不能無。管登之云：慮根於知，止是謂不慮之慮，乃良知之變化也。故得，否則憧憧往來，卽釋氏所謂塵勞織起矣。慮愈多，去道愈遠。如至善何。定靜安中，何處着慮。慮是人心種種自現之條理，就此慮時，而低昂輕重，無不妙中當然之則。

者。是。即。得。也。非。慮。是。一。物。而。得。又。一。物。也。映。處。是。慮。
會。處。是。得。耳。物。事。只。照。註。解。二。句。不。平。事。字。只。承。
本。邊。說。蓋。知。止。是。知。此。明。德。本。之。始。事。也。能。得。是。得。
此。明。德。本。之。終。事。也。天。下。惟。本。之。中。有。事。末。原。無。事。
也。言。本。末。始。終。而。先。後。之。意。已。見。矣。疑。問。云。物。只。
是。一。個。事。只。是。一。件。云。本。末。始。終。者。正。見。此。一。物。也。
此。一。事。也。但。要。於。中。知。先。後。耳。知。所。先。後。不。是。知。所。
先。知。所。後。只。要。知。本。與。始。之。當。先。知。本。始。而。先。之。末。
自。舉。終。自。成。矣。觀。下。文。先。後。字。面。可。見。顧。朗。仲。云。
本。末。猶。根。之。與。杪。始。終。猶。首。之。與。尾。知。即。知。止。之。知。

於此見得透徹。直下識取工夫收於當念。故曰則近道矣。則字極緊。道卽大學之道也。中玄云此節是起下文。非結上文。疑問云古之欲明明德以下。是舉大人之已試者以立極。不曰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於天下。正見此個明德已與天下共有的。必新得天下之民。始盡得明明德的分內事。而其間先後之節。又一一有不可紊者。故詳言之。古之節入路之漸功。物格節。究竟之頓體。與上文先後字不相干。續由天下而至修身。自博及約。事而理也。由正心而至格物。自靜入動。理而事也。是之謂聖學。續或問云意

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金仁山云：心無形影，未易捉摸。人之所以治其心者，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去耳。譬之水本靜，波蕩之，波平則水靜矣。火本明，烟鬱之，烟透則火明矣。心本正，意或累之，意誠則心正矣。故曰：先誠其意。袁七澤云：心猶水也，意猶冰也。水體常流，而一結爲冰，則失其常流之性矣。心體本正，而一發爲意，則失其本正之體矣。然全冰是水，不捨冰而覓水，全意是心，豈斷意以正心？故欲復水性，惟在融其冰；欲復心體，惟在誠其意。意誠則雖曰已發，不離未發；雖第

二機卽第一機也。今夫驟見孺子而怵惕。驟聞呼蹴而不受。此不涉安排。不立能所。所謂誠也。不涉安排。不立能所。則不妨發見。而未嘗有所動。不動不遷。所謂正也。後引好好色惡惡臭爲喻。最爲親切。卽在凡愚。可以自省。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朱子曰。源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流湍決。只是臨時又要略略撥剔。莫令壅滯耳。管登之云。心與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儒者曰。心該動靜。意者動之端。又曰。心無善惡。意之動而有善惡。皆影響之見耳。夫心統性情。而意則有根有苗。

性者心之心也。廓然包乎六虛。而至善無朕者也。情者心之意也。隱然局於方寸。而善惡兩含者也。其隱然而含者。謂之意根。猶屬於靜。意之苗則發於識。識發則根動。而七情別矣。向使中無善惡之根。安得動而忽起善惡哉。故意不專屬動。亦屬靜。善惡不專屬意。亦屬心。心不隨意而生滅。意則根心而有動靜。意之動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乎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於性。則心正。又云大學唯格物之說多端。亦唯心知之義難辨。蓋心之靈處。卽知。知之虛處。卽心。其實非二物也。意與物正。知

體○合○內○外○之○道○處○藏○知○者○意○觸○知○者○物○也○試○以○鏡○喻○
心○如○鏡○之○體○知○如○鏡○之○光○意○如○光○之○能○照○物○如○光○之○
所○照○格○物○如○鏡○之○分○背○分○面○拂○本○面○之○塵○而○還○其○明○
也○物○未○格○而○求○知○至○如○鏡○未○磨○而○反○鑑○索○照○知○何○由○
致○知○致○則○誠○正○一○以○貫○之○矣○蓋○致○知○者○了○悟○乎○其○所○
當○正○之○心○正○心○者○鎔○化○乎○其○已○致○之○知○格○物○者○致○曲○
求○誠○之○大○端○誠○意○者○格○物○致○知○之○入○密○也○只○是○明○明○
德○一○事○而○功○有○生○熟○耳○自○誠○意○以○致○平○天○下○其○功○皆○
不○離○於○格○物○焉○又○云○八○條○目○中○格○致○二○目○爲○虛○位○
其○義○貫○乎○誠○正○修○齊○治○平○之○間○誠○正○修○齊○治○平○六○目○

爲定名其功全在格致。格致雖二目而實一事。既先
乎意未誠心未正之初而托始復後乎國已治天下
已平之日而要終者也。蓋三綱領之道攝焉。又云
格致既是一事則八目可損而七乎曰可合爲一事
亦可分爲三目。蓋學者見得頭腦端的委是格外無
致致外無格。然天下亦有一種耽空滯寂之學。外格
物以求致知者亦可謂之卽格卽致。又聖學過精義
入神利用安身以上其心空空如也似已無物可格
而未嘗無知可致。故曰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是故格致雖一事不嫌分爲二目。究到中庸合

內外之道處。豈唯格致可合為一。八目皆可并而為一。格物有多說。備疏之。○朱子云。致知之道在乎。即事觀理以格乎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於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致其極也。又云。於物上窮得一分。則我之知亦全得一分。物理窮得愈多。則我之知愈廣。其實則是一理。才明彼即曉此。又云。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妨一事只格得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又云。有一物便有一理。窮得到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理。事君便遇忠。事親便遇孝。居處便恭。執事便敬。與人便忠。以至參

前倚衡。無往不見這道理。若窮不至。則所見不真。外面雖爲善。而內實爲惡。困知記云。格物固莫先於性情。然天地間一草一木。一鳥一獸。莫非此由一之萬。會萬歸一之理。是故察之性情而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草木鳥獸而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至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其分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爲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及此。羅文恭云。致知何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致知而不於格物不

足以開物成務。此吾儒二氏之所由辨也。程子云：一理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惟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云：理會得多。自然有個豁然覺處。又云：非謂必窮盡天下之理。但積累多後。便難通。亦通得去。

或問云：如此格物與世之博物洽聞者。何以異。朱子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彼以徇外誇多爲主。而不務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辨。董云：朱子今

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只是對初學人立下手功夫。其實可以零說。可以頓說。可以粗說。可以精說。吾人也是一物。若格得吾心了。此外更有何物。究竟起來。瓦甕尿溺。孰非神理。古人聞驢擊竹。悉證妙悟。豈得於此等更生闕隔。但患認朱子意差。真個於物上尋討。饒君徧識博解。胸中只得一部爾雅。有白首而不得入古人之學。爲可悲耳。非所以病朱子也。

以上

俱本窮
理說

○陸象山云。若隨事討論。則精神易弊。不若

但求之心。心明則無不照。○王說本此。陽明云。物

者事也。凡意之所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

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爲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書言格於上下。格於文祖。格其非心。格物之格。實兼其義也。又云。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又云。朱子所謂格物者。是就事事物物上。求所謂定理者也。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吾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卽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爲一者也。徐曰。仁云。心猶鏡也。聖

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朱子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以上俱本去惡說

○楊慈湖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吾心本

無物。忽有物焉。格去之可也。魏恭簡云。病莫重於

知誘物化。藥莫安於格物致知。許敬菴云。格卽格

其非心。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之格。在易曰。閑邪

曰洗心。在論語曰克己。在大學曰格物一也。格去物

累。真性湛然。斬釘截鐵。一了百當。德由此明。民由此

新。善由此止。又云。程叔子曰。格物非一端。或讀書

講明通義。或論古今人物。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否。皆是。朱子曰。或者之事爲之所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二先生所論。在學者誠有之。但當心不正。意不誠。時且欲講明探索。急難應手。惟察之念慮之微一語。始爲對證之藥。程子亦云。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吾從其是而已。王敬所云。千古聖賢兢兢業業。止有去欲功。夫物格而知至者。譬之垢去而鏡明。鏽盡而劍利也。近日來矣。鮮亦主去欲之說。以上俱本○愚按朱子格物之說。融通體會。原自確當。而諸儒爭之不

已者止。因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一節。本文讀之過泥。以格物爲聖賢教人直取工夫。遂疑未正心誠意之先。如何下手。故徐曰。仁曰。朱子格物。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如何照。許敬菴曰。當心不正。意不誠時。且欲講明探索。急難應手。不知天下之理。精麤一貫。而學者用功次第。多由麤以入精。卽以吾人今日譬之。如欲家之齊。茫茫竟去格物。如何得力。必先默自檢點。身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之安在。檢點不已。自然見自心之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所由生。又進而求之。自然知意之所以欺。所以慊。

而致知格物，自不容已。雖是一套功夫，而甘苦淺深，自有不可倒行逆施者。聖賢正教人，逐段褪進，直逼至角尖上，如木搜根，如水得源，而一了百當，更無餘事故。下文緊頂物格一節，以足之上節是教人下手工夫，下節是究竟道理也。猶恐務外者從治平做起，則汎而無歸，求精者從格物做起，又精而難據，故又指出示人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言脩身而誠正格致在其中矣。大學分明教人從切實地步步踏進，而儒者急於直取，遂生異同妄論如此。未敢以爲是也。格物是徹上徹下語，發軔於意未誠，心未正之先。

而亦不廢於國。已治天下已平之後。王子惡其支離。故揭其源。朱子恐其疎漏。故極其委耳。二說原可相通。朱子曰。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求其本末是非之極至。已與文成不相礙矣。至於許王二先生格去物欲之說。朱王二先生原有此意。特不消說耳。使非無欲。則窮致事物。安能見事物之真。爲善去惡。安能得善惡之實。故朱子以敬爲主。而文成古本序云。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此卽格去物欲之旨。但不卽以當格物耳。若曰復還其本來無物之體。諸儒究竟未有不同。不獨三先生也。曰知止而又曰致知在格物。

非有二也。一對本體言之。一由功夫推之耳。曰格物。而又曰脩身爲本。非有二也。由致知推之。則物爲實。對家國天下言之。則身爲本也。格致誠正而身脩矣。下文始以家國天下對驗之。舊說並重非也。續

明明德章

三章雜引詩書以證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非創言也。俱說本體無工夫。工夫在八條目內。爲釋明明德便引幾個明字。朱子云。顧只是見得道理。長在目前。不被事物遮蔽了。不成是有一物可見其形象。居業錄云。顧誕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

四勿。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初問云。商書返照曰。顧明命是何物。可以反觀內照得。只是內省此虛明處。若謂以心去顧。誤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誤矣。按顧只是念茲在茲。若見其參於前耳。自明字須重。由三。明字揭一。自字以進之。見責之不容緩。積。鄧文潔云。皆自明也。古之帝王。只自。已。明了。便。一。了。百。當。此句是總評三書之詞。

新民章

此章爲釋新民。故連引幾個新字。總是借新字以發新民之意。無新民之本之事之効之說。極字意三條。

中已具末節是責成後人之詞。若曰後之君子欲新
民者不可不止於至善耳。湯文武原是借來影子。不
必粘定說。詩書之言新不同分之極也。合之亦極
也。故揭無所不用以進之。不如詩書非極也。一一如
詩書亦非極也。續經云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自新
新民原非兩事。說新民而能自新不待言矣。故首節
不必說新民必始於自新。苟日新不是尚有欠缺。
但不日日又日新者亦可復汚。故又要新。其實不曾
於日新上加得毫釐。○測義云或問新至必世後仁
之日比屋可封亦用新乎。口明德之明無盡則新民

亦無盡也。必如乾元傳中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
貞而民乃無所用其新矣。故曰無所不用其極。然
用極之實功。只是明明德。極只是止至善。

止至善章

爲釋止至善便引幾個止字。釋明德曰自明。釋新

民曰用極。若有專責焉。此章不言如何止至善。而第
壹引以咏嘆之。以至善卽在明新之中。不煩更舉耳。
續莫不有善。莫不有止。止其所斯善矣。不至善非止
也。以民觀之。邦畿卽止也。以物觀之。丘隅亦止也。以
孔子之言觀之。人不可以不知止也。文王千古之聖

也。不外一止。君臣父子國人止之所也。仁敬孝慈信。至善之則也。豈惟文王武公亦然。如切如磋而學止矣。如琢如磨而自脩止矣。瑟兮僖兮善之本體呈矣。赫兮喧兮善之輝光生矣。民不可誼亦非有異術也。至善則無不至。止則不能不止也。豈唯當世後世亦然。親賢樂利。止于前王。而君子小人不忘于沒世。理固然也。凡此皆非正釋止至善也。三復之而思過半矣。此之謂釋止于至善也。所穆穆節引詩只重得個止字。緝熙敬都是連及之耳。下五句正釋得一止字。五者之止全由敬生來。此處却不重此意。董云。

五止是就人倫數之。只一止耳。月落萬川。處處皆圓。實無二月。又云止仁等不粘定文王。只承敬止止字而言之。正將明新至善攪作一團也。一說下五句都推開文王說。後二節亦不會粘着武公文王。此說殊好。疑問云明德新民原非二事。只說個明德新民自在其中。淇澳二節總是一節。曰前主曰後主。是申言民不能忘。蓋曰非唯同世親炙者不忘。雖沒世猶不能忘也。註分屬明新。似非本旨。又云道學學全此明德也。自脩脩此明德也。恂慄是明德之本體。常惺不昧處。威儀是明德之本體。昭然煥發處。德至

此爲盛德。善至此爲至善。便能興起人心。賢親樂利。各得其所。而沒世不忘。所謂聖人之止。至善者如此。又云。天理人欲界限處最細最微。此處須剖析毫釐。故講習下加討論二字。纔省察便克治。然却由省察起。切磋是理欲上挑剔得十分明。琢磨是私欲上刮得十分盡。講習討論省察克治是釋詩如此。解其實知行未有不並進。疑問云。旣講習討論。又省察克治。到此處便露出心之本體來。精精明明。炯然自若。竦然自立。絕無懶散之意。旣如此一段精神。常收斂在虛靈之內。自發越於動盪之間。可畏而可

象所謂不待存而自存。不期發而發者。所以說盛德至善。管登之云。瑟嚴密之貌。憫武毅之貌。大似示人不可親近者在。今以恂慄二字實之。則如曲禮所謂儼若思。安定辭云耳。赫宜著之貌。喧盛大之貌。亦似示人有不可捉摸者在。今以威儀二字當之。則如易傳所謂篤實光輝。日新其德云耳。武公之德之平易近人如是。恂慄註中戰懼二字太嚴了些。只是虛靈不昧中。有此一段精神耳。盛德至善。倒在本善。上言如此盛德。正所謂至善也。初問云。民不能忘者。只爲此明德人人具足。所以感通。

本末章

無情者不得盡其詞。大畏民志。不是聽訟時事。是先
一層語。民既大畏其志。則自無無情之念。安得有詞
以至於訟乎。此全由我之明德以使之。故曰知本。
大畏民志不是本。所以使之大畏處是本。所以使是
明德却不說出。此是把聽訟一節說個本末的樣
子。此謂知本是教人於大畏民上探討悟頭。不是粘
滯語。亦不是推原語。管登之云。以聽訟言知本。猶
以忠恕言一貫。後儒但言學問根本。必入玄虛。而孔
門第就日用顯真機。所以為明德新民之實學。

附錄 愚謂此章非釋本末也。釋致知格物也。前人
有謂未始缺者。非無見也。何以明之。以我對民。則民
一物也。以我聽訟。則訟一物也。今能使大畏民志。無
情者。不得盡其詞。則訟之物格矣。訟之物格。則我之
知至矣。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獨言聽訟者
何也。偶舉一端。令人深思而自得之。可見磨刮於此。
消化於彼。知物果無二體。明新果無二事也。蓋不言
致知格物之功。而直言物格知至之象也。所以不言
格致之功者。實散見於誠正脩齊治平之間。而不必
言。且不勝言耳。但指其象而人已思過半矣。或曰果

爾則本指格物矣。與上文二本字同乎異乎。曰大學
三言本。雖其理未嘗不同。而義則愈推而愈約。非獨
道理如此。亦文勢之所不得不然也。由三綱而發其
端。則明德爲本。物有本末是也。因八目而撮其要。則
身爲本。脩身爲本是也。傳格致而取其精。則格物爲
本。此謂知本是也。相因之序。教人之方。具在本文。瞭
然可見。妄論如此。存以質之明者。此謂知本二句。
鄭本賈本俱列其本亂節之後。今依程子所次。義正
相通知本句。卽作重一句。亦自有味。不須衍之也。

誠意章

愚謂此章以下。如所謂欺慊。所謂忿懣親愛孝弟慈。老長幼。皆所謂物也。當一境有一境之檢點提撕。皆所謂格物也。故格致者八目之理攝焉。測義云。或聞誠意章何以不曰所謂誠其意者。在致其知。而直以所謂誠其意起之。曰此有深意。蓋大學致知一義。徹始徹終。不專爲誠意發。貫通於正心脩身及齊治平之間。非若誠意之專起正心之端。以至治國之專起平天下之端也。故結句亦不曰此謂誠意。而曰故君子必誠其意。則又隱含心未正身未脩尚非意誠之極致。而致知之案未竟也。深哉。疑問云。章首提

出毋自欺。一句喚醒人。中間兩出君子必慎其獨也。教人狠下手。未收。故君子必誠其意。打緊在。人身上去。令其必不輕過。此三必字喫緊爲人。毋自欺也。三句一氣讀下。惡惡二句。是形容毋自欺之真實。如惡臭好色者然。非惡惡好善之謂也。人一生止是好惡。不獨意有之。意得之最先耳。正心之忿憶。恐懼好樂。憂患脩身之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齊家之有諸已。而求諸人。無諸已。而非諸人。治平之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總此一念之遷流。充長。續自欺自慊。如反覆手然。無自欺則自慊矣。測義云。

獨以無對爲義。卽中庸所謂未發之中。非但惡念不可有。雖善念亦不可着也。幾一分於善惡。則有對矣。曷名爲獨。曰善惡有對。而好惡之真則獨體也。人能格物而知所止。蓋有以先識此體矣。識得此體。則能養之於未發。不待意動而始慎焉。是以一觸於善惡。而好惡之真機迥露。真機雖露。而一有自恕之心。獨亦漓矣。至於毋自欺。必自慊。而慎獨始爲無滲漏也。蓋君子慎獨之學。戒於幾後。而閑於幾先。董云。獨卽意慎。獨卽誠意。如惡二句。慎獨意已盡。此句只丁寧之耳。若說慎獨爲誠意工夫。是入目之外。又增一

目矣。○愚按謂獨卽意亦籠統言之耳。若細析之。獨兼未發已發。其實具於致知之先。而貫乎正心之後。如對致知言之。則知者心之神明。而知此之止卽是獨。謂獨卽知也。亦可。如對正心言之。則有所非心而無所之本體。卽是獨。謂獨卽心也。亦可。但不可謂知意心之外。別有獨體耳。然則大學獨見於誠意章者。何曰爲其幾。向於動。其體易見。而其功最難防。教人於此下手耳。注中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是歟。曰是管先生曰。慎獨註是朱子屬續時事。句字從體認中出。殊無中庸滲漏。後儒猶謂云云。似偏動察一

邊○非○也○此○章○原○訓○誠○意○不○訓○正○心○從○誠○意○上○說○慎○獨○
雖○不○拈○不○覩○不○聞○話○頭○有○何○妨○若○體○貼○到○正○心○章○上○
則○無○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心○體○卽○是○獨○獨○卽○
知○而○在○知○卽○意○而○在○意○卽○心○而○在○心○故○謂○獨○卽○意○也○
則○可○謂○意○卽○獨○也○則○不○可○謂○之○心○必○統○性○情○者○也○
獨○則○尚○依○於○性○謂○之○意○必○含○真○妄○者○也○獨○則○未○入○於○
妄○謂○之○知○必○兼○心○知○意○知○通○乎○晝○夜○而○知○者○心○知○也○
有○通○有○塞○者○意○知○也○心○知○之○體○則○獨○也○故○曰○脩○身○以○
上○慎○獨○之○義○攝○焉○然○則○易○又○有○所○謂○幾○與○獨○一○乎○
二○乎○曰○孔○子○曰○動○之○微○吉○之○先○見○周○子○曰○動○而○未○形○

有無之間。則幾與獨無二也。但周子全文曰。誠神幾爲聖人。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合三者爲聖人。明非聖人不能。有幾也。謂其養於未發之先。而動於心之無着耳。常人能然乎。誠意章原不屬聖人言之。故不言幾而言獨。獨體無人。不有無時不在。小人之厭然。卽小人之獨體也。唯不能直露其好惡之真體。而旋以掩著之二念奪之。是以入於自欺而爲小人耳。故攝念而合乎性曰誠。則爲君子。隨動而著乎情曰欺。則爲小人。先儒謂之人鬼關。有以也。○十目節緊承上節擊

脩更端以見獨之可畏。

如以大學爲子思作則須作別語者。

心廣

體胖。是自謙時光景廣大寬舒如是正與厭然相反。

非慎獨而能若是乎。故君子必誠其意。續管云心廣

體胖遂可以當修正否。曰既廣則漸協於正矣。既胖

則漸底於脩矣。蓋正心者廣大之中無滲漏。脩身者

安舒之中有謹嚴。有說誠意以下諸章其理未始

不相通而非逐段相因。如世解致知之後不可不誠

意。誠意之後不可不正心云云也。果如相因而言世

豈有真致知而意不誠者。真誠意而心不正者。真正

心而身不脩者也。身果脩而謂家不齊國不治天下

不平。益難通矣。蓋首章是頓說。各章是零說。直說到
底。不過曰明明德而已。明明德之功。不過曰致知在
格物而已。其理未嘗不直捷可喜。愚細思之。聖學論
本體。固是一了百當。故物格知至。而誠正脩齊治平
一以貫之矣。論功夫。則無時無境。可以歇手。故格物
致知矣。而當誠正脩。自有誠正脩之檢括。當齊治平
自有齊治平之規恢。此皆所謂格物也。亦正所謂致
知也。故謂知至而猶有不誠之意。意誠而猶有不正
之心。心正而猶有不脩之身。身脩而猶有不齊之家。
不治之國。不平之天下。固無是理。若謂一格無庸再

格。一致不必深致。則誠正修齊治平。皆屬虛話而無
統矣。故曰大學一書。皆以格致爲關鍵焉。此又不可
不知也。

正心章

董云、此正字卽中庸中字。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如風
過樹。如月行空。依然還得個無體。朱子曰。四者須從
無處發出。不是寂寂的無。只是無過去未來見在之
累。就是有而不有精矣。旣曰有所。便是有在。如何却
說心不在焉。此不是兩項話。人心原來至靜亦至動。
如鏡子隨照隨滅。故常照。若終日有個影子在鏡上。

便對面不受照了。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不見不聞不知味不必說深。就是眼前耳邊口頭的全不領得。况其深乎。如寶珠然懸之空處。光明四照。所謂在也。陷在泥塗不能自拔。所謂所也。續如何能常在而又無所着。着意是作也。空之是滅也。聽之是任也。傳止能言心之不正而不能言心之如何不正。惟慎獨者自按之。續大學以忿懣等說在正心章。其理最細。非必顯然有所執着。而後謂之有所也。但纖塵未化。稍與天地不相似。便是管云心之一處。曰獨人之二心。曰念。又曰意之。

動而合乎性者曰幾。其動而着於情者曰念。攝念而入於幾則意誠。攝誠而歸於性則心正。愚按此之有所正所謂念也。攝乎性則爲誠。着乎情則爲所下章之親愛等云。則情之根念而流者也。故說在修身章內。管云人心纔有見卽非極致之知。纔有欲卽非極誠之意。知非極致意非極誠則其心猶爲忿懣恐懼之心而非太極之心也。其身猶食色聲臭之身而非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身也。又云獨卽無所之心。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卽有所之意。大學不以慎獨言心而以慎獨言意。不以有所言意而以有所

言心。此殆以心爲意。以意爲心也。在禪家必以爲未
竟之語。不知大學之意。正恐學者求誠意於正心之
外。必落於幾後。而好惡難反其真。求正心於誠意之
外。必墮於頑空。而應用仍違其體。卽誠而正。卽正而
誠。此一以貫之之學也。先後特強言其序耳。朱子亦
有見於獨爲意中之心。故曰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
之地。亦有見於忿懣等情爲心中之意。故曰四者皆
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

一說李卓吾云。夫心本無物也。若有所忿懣等。卽有
物矣。有物安能應物。且既有所忿懣矣。則忿懣在於

吾心好樂之來。又何以應之。何也。有客當在吾所。主人不得空閑故也。又念憶既有所在。在東則西缺。在西則東缺。在中則東西皆缺。孰能定其正位乎。從此推之。凡有所在。無不皆然。故皆曰不得其正。正以心如太虛。本無一物。不可以有所在求之也。如此則心無所在乎。若謂心無所在。則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百爲皆廢矣。卽今視而見。聽而聞。食而知味。神應不匱如此。又安可謂心遂無所在也。有所在則不得其正。而不能應物。其爲心也。物而不神。非所以正心也。無所在。則遂失其主。而何以應物。其爲心也。空而

無用。亦非所以正心也。有所在固非心。無所在亦非心。於此明得則心正矣。故曰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人自明之耳。予謂此一章乃夫子明心圖也。秦少游云。心不在我。未始離我心。不在物。未始離物。心不在物。我之間。未始離物。我之間。此心之真在也。辟如虛空焉。虛空者。卽之不親。遠之不踈。萬物方有。則與之有。萬物方無。則與之無。俛仰消息。唯萬物之與俱。大。全。方。蛟。蜂。亦。主。此。說。心原無形狀。可說。故顛倒說來。使人思心之所以爲心耳。其意大槩。本之楞嚴。

齊家章

兩節俱是言身不修。而家之不齊不言可知矣。不可
以上是身不修。引諺是家之所以不齊。舊說五之
字有往而不返之意。之便僻了。下語太重。此條攝於
誠正之後。亦非可以常情例觀。只是意根心體上略
略帶些人我。故情之所之。不能無過。則處管云。唯聖
人可言。心卽是性。意卽是心。下此性入氣質。便是含
妄之心。心既含妄。便是有我之意。心含妄。故不能與
無極之真爲一。而有忿懣恐懼之所。無所則正。意有
我。則不能與天地萬物之體爲一。而有好惡之僻。不

辟則誠。誠正合而修身之道備。其義精矣。知惡不
必說到勵行於前。變節於後。知美亦然。如此說便是
兩時了。只是當體有好惡。當體有美惡。不能如空過
影如鏡數毛。便是辟。下文引諺。俱是即日事。此五
辟亦從上章四有所發根。知只是有所之反。以虛心
照之。若定要於好處求惡。惡處求美。已落有所矣。此
全從無我來。故曰天下鮮知。卽致知之知。知得好
中惡。惡中美。便是知止之至。故曰天下鮮知。精測義云。
子貌之醜惡。苗禾之潛碩。日。瞻之。而忽焉。忘焉。故也。
此不獨凡情爲然。卽聖人之情亦然。何以指爲好惡。

之時。曰學問已過誠意關頭。正須精察。及此蓋天下儘有見聞所染。風會所乘。介在天理人情兩可之間。其幾非聖人不能察。而任吾好惡之適然。不自知其流於辟者。皆子惡苗碩之類也。聖學尚於盡性。曲致如此。

治國章

家者國之本也。而身又家之本也。故章中曰孝弟慈。曰仁讓。曰帥曰好。曰藏。曰宜。家人宜兄弟。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皆是本身教來。疑問云。世責教行於國而不知興於家。知興於家而不知帥於己。此帥字。

是一章極緊要字。眼前邊三個教字。後邊兩個教字。兩個法字。總只一個帥字主張。帥字又發出一恕字。恕又曰藏。可見帥非有爲民作法之意。只是及求諸已耳。恕是帥之神。從是喻之象。疑問云。不出家。是不出門戶而下堂階也。如此說更有味。若謂不出教家之理却淺。孝者所以事君三句。不作推原說。事親之孝。卽事君之忠。以此心而事親則爲孝。以此心而事君則爲忠。隨在異名耳。更無二理。更無二心。故下文引書緊別心誠求之一句。心誠求赤子之欲。便是慈母心。誠求父兄之欲。豈不是孝子悌弟若心。

誠求君長幼之欲。又豈不是忠臣。豈不是幼弟。豈不是民之父母。可見此理本一而非二。此心至順而無強。故下緊接一家仁讓。一人貪戾等語。挑出機之一字來。引康誥是總證三句。不是只證慈幼一句。偶似說慈耳。董云只是說心之真誠以爲聯屬家國之真血脉也。○與上節舊分理一心一亦未是。疑問云仁卽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卽孝弟慈之秩然處。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初問云機弩上牙也。機在手至近。一撥便發。百步可到。不疾而速。不

必身親往百步之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矣。其機如此一句。最可玩味。遠近易簡之意。楊貞復云。君子者大人也。大人者不以已爲已。而合天下之人以成其已者也。故一人之善。卽天下人之善。何敢攘爲己有。天下人之不善。卽己之不善。何敢謝爲己無。故有諸已而後求諸人者。實見己未嘗有。而不萌求人之念也。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實見得己未嘗無。而不萌非人之念也。若自以爲有善無惡。而求人非人。則不得爲恕矣。此四句。乃是君子着實究竟身分上。未嘗有善無惡。而到底不敢求人非人處。正是君子藏

身於恕之法。恕者如心之謂。人己之心一如也。若論善。我既有則天下人皆有。若論不善。天下人不無。我何得獨無。此之謂人己之心一如。此之謂恕。人惟見得在己者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不成一體。便是將身露在恕之外。君子見得在己者未嘗有善無惡。便與那百姓渾爲一體。便是將身藏在恕之內。橫目之民。瞻仰於下。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個藹然仁厚。豈弟慈祥。惻怛之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都自然曉得己未嘗有善。而推善與人。自然曉得己未嘗無惡。而引咎歸己。如虞芮二國相爭不已。一入文王之境。望

見相讓之風。遂各自知不是而不復爭。所謂喻也。若只有善而求無惡而非。足以服人之口。不足服人之心。天下之爭。皆起於自有善而自無惡。吾既有善。天下人各自有其善。吾既無惡。天下人亦各自無其惡。此天下之所以多爭也。故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吾人誦讀此書。須反身省察。我既未嘗有善。如何怪得百姓無是善。吾既未嘗無惡。如何怪得百姓有是惡。凡屬於己者。有善務須看到無。無惡務須看到有。看之久。忽然大悟。便能全身藏入恕中。而能喻人矣。○此楊貞復藏身說。稍節而存。

之。怒與仁生熟之間耳。藏身於怒。則怒之熟而渾然仁體矣。是卽堯舜之帥也已。隱然合下章絜距意。三引詩咏歎以足齊治之旨。其實宜家人宜兄弟儀父子兄弟。不離脩身焉耳。故齊治平三章謂之皆釋脩身可也。豈惟此哉。曰心誠求之。且推本於誠意矣。諸傳雖各有專釋。而理原一貫。但至一境不能無一境之檢點。此格致之所以無歇手也。

平天下章大意

此章大意。只總註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一句。已盡後人妄爲分析。皆非朱子本旨也。大意言欲

天下之平。全在絜矩。而所謂絜矩。只在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二句。而其要則又歸重於慎德。慎德則必不恣自私。自利而不同好惡於民。然民所好莫大於利。所惡莫大於不利。故又提出個本末以見財之不可聚。又於斷天命之得失。挑出一善字。以見不可不慎德。而絜矩之意。遂承此善字。連說去。言當寶善而不寶玉。寶仁親而不寶國。當進君子退小人。爲能愛能惡之仁人。方是能同好惡而不拂人之性。不然則菑必逮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僂者也。卽此看來。治平君子誠有個大道在。不過同民之好惡而

已忠信則真真能愛民而能得此與民同好惡之大
道得衆得國得天命皆不待言驕泰則知有已不知
有人決然失此與民同好惡之大道而衆國天命一
時俱失然人君往往驕泰不能實存此心者只因撇
不下一個利字故說生財有大道以仁發身以義爲
利正見財又不必聚苟得其道則未始不生惟用小
人以歛聚則禍遂不可救耳此是民情好惡之大關
鍵處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總是教爲人上者當同
民心之好惡而公其利不可用匪人而專其利今人
必分某節至某節是理財之絜矩某節至某節是用

人之絜矩，不獨不知解經，亦不知解傳。疑問云：此章大根本只在慎德。慎德則此心常公，卽謂之仁人。慎德卽實心愛民，卽謂之忠信。慎德則不私其利，卽謂以義爲利。而天下之平，莫要於此。故程子曰：有大德然後可以行王道。大學述云：平天下之道，只在推心。其大端在於同欲惡，而得之以忠信。失之以驕泰，此便是本治未治，本亂未亂，都從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上來，可見是一貫之學。

平天下至失國

疑問云：平天下的道理，卽治國的道理，本皆出於此。

心。但論其事勢，則有廣狹之分。欲平天下，須多方推
廣。始得周徧。故特下絜矩二字。三民字不必說是
國之民。通章俱縱言平天下事，並不曾提起國來。
由君身上發出來，在國滿國在天下，滿天下勢有廣
狹。量無減滿，必由國漸推到天下，是笨話。絜矩二
字，下節自有明疏，不可預解。所惡一節，分明畫出
個絜矩來。大學指歸云：此從吾身畫出個樣，辟如
開平方法，一里爲式，而萬里攸同，各占其私，動而有
礙。所謂緣軀殼起意思也。故曰：除却身都是義理，各
安本分，端然方正。程伯子云：將身放天地萬物中例

看大小快活。朱子云人見人常明見已常暗責人常急責已常緩若拽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樂只三段俱是言好惡之關係甚大以下皆承此意發揮。民之父母不是說民愛之如父母也。書曰元后作民父母我真能生育萬民而無愧於生民之責故曰民之父母若依章句通在感應上說了如此看於此之謂三字口氣爲肖。

慎德至失之

疑問云其德非他此經文之明德也明明德是大人第一義此着一慎字又着一先字者凡得此點靈明

是人的本心。緊緊先慎，守此靈明，便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贖上帝之所付托，決不敢自尊殖於己，而不同好惡於民。故說有人有土有財有用，緊點出德者本也一句，見此德是治平的大根本。四是故最吃緊。積民之好惡固多端，唯財貨一件是其最不可違者。能掩世主好惡之公心者亦多端，唯聚歛一節是其最易溺者。故舉以爲言。疑問云：此本末二字不並較，德是治平的大根本，財不過其末節耳。慎德則能絜矩，所謂善也。不慎則不能絜矩，所謂不善也。楚書二節承上善字，與秦誓節連篇引來，見得有

國者。決當寶善人。寶仁親。用斷斷休休之君子。去妨
賢病國之小人。方是能愛能惡。而可以爲民之父母。
不然而拂民之性。則苗必遠夫身矣。此大段雖有理
財用人。却不如舊說斷然分截之割裂。秦誓以下說
用人。雖不是說用理財之人。亦不曾說於財全無關
涉。觀末節便說作一片可見。只是覺民之好惡。又常
在此。便遮運說來。不獨楚書二節是知本末。秦誓
節亦是知本末。觀尚亦有利哉。亦是有德此有人。四
句之意。續 衡齊云。龍以雲爲輿。以風爲駟。以霆電爲
徒御。上下變化而雨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

體虛而用神也。假令龍如蟲鼠。喜能負重。則技止龜
跌而已。如螭吻。喜能望遠。則技止獸首而已。如蒲牢
則技止鐘紐。如狴犴則技止獄門。饕餮則止鼎蓋。睚
眦則止刀環。爲此者。躡彼。爲彼者。躡此。又安能役雨
霆風電而變化天下哉。故大臣無一技。然後能用天
下之技。管云。休休之相度。卽空空之聖學。人心有
欲焉。得休。大臣操可致之權。其念更廣。祿欲持。寵欲
固。名欲保。子孫欲綿。其難休尤甚。文王無然。畔援無
然。欣羨。此真休休者。休休則無我。其視天下無一而
非我矣。大學釋義云。斷斷誠一不二之意。所謂確

乎其不可拔也。無他技言其無才能之蔽也。人只是
才能上着脚。便有所蔽。便不誠一。便不虛明。便不能
如有容。斷斷無他技。其心更無一毫功利之私。物我
之見。知識意見之累。只是湛然在中。是何等休休。卽
此休休之意。空洞無外。若有所容。而實無所有。故曰
其如有容焉。如有容。正是無所不容之地。有所容則
必有所不容矣。講錄云。休休是寬大安閒之意。如
有容。不是如物之有容。休休處難以名狀。故強以有
容狀之。與實能容字一般。實字對如字看。旣云如有
容。又云實能容。無非形容之詞。大學義云。保子孫

黎民是何等事業。却只說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的。便能辦得。又說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此處便將聖賢學術盡打破。示人矣。只此一點心情純瑩。便是唐虞君相。便能做出堯舜事業。豈不至簡至易。盧氏云。小人不去。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所以安君子。吾之威在媚嫉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故曰。此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疑問云。見賢二節不與上節分作三項人看。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仁人不簡賢。不絀不肖。卽

是不仁之人。好人之所惡。二節緊頂上說來。如此不簡。賢不肖不肖。則其好惡已不能同民。是謂拂人之性。苗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爲天下僇。正謂此也。苗必逮夫身。對上子孫看。續讀書錄云。知賢而不用。知惡而不退。不如不知之爲愈。何也。不知則賢者猶有所與。不賢者猶有所畏。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用矣。知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疑問云。前說君子有絜矩之道。後說君子有大道。生財有大道。可見絜矩方是大道。不度諸心而出身加民。總

私智小術之爲決不可以平天下。夏云忠信便能以心體心，視人猶己，驕泰便自縱自肆，不知有人，繫矩得失在此處分路口。

生財至末

夏雲渠云，上文已結束十分完了，只覺得歛財的好，又特致丁寧。董云，非是以財爲重而爲之料理，直說到小人菑害並至，正是破除聚歛之迷，以發其好惡之公心，總是終財者末也之意。何嘗理及財哉。管云，唯慎德而後可以有財，唯散財而後可以聚，民唯行生財之大道，而後可以散財，唯不畜聚歛之

臣而後可以行生財之大道。大學叙理財之顛末。義若貫珠然。仁者以財發身。不是有心散財。買人來奉已。只是不斂天下愁怨之氣於身。則身自尊榮。若以財而發之也。朱子云。只是一個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作義。吳氏云。不終如韓信所謂公。小人爲德不終者。言其始雖美意。而終不免悔也。守財是終事之一節。夏云。寧有盜臣。仁者之用心如此。未說到利害上。義未始不利。亦就世主好利之心言之。正銷鑠其聚斂之心耳。大學之道。不論到利處。愚按治平二章。其用愈廣。而其理愈精。格物。

不。至。此。不。可。謂。之。物。格。致。知。不。至。此。不。可。謂。之。知。至。
此。格。至。之。所。爲。徹。上。下。也。

四書說業卷一終

四書說業

卷一 學